
历史不会忘记你

陈显荣 / 编

历史不会忘记你

陈显荣 编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华光Ⅳ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 插页 231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9—0643—4

I·570 定价 5.40 元

出版前言

为反映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表现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来的崭新精神面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报告文学集——《历史不会忘记你》。

本书作者以时代的使命感,满腔热情地撰写了“四化”建设中奋勇进取的创业者:有施展宏韬大略的企业家,也有业绩卓越的基层领导干部;有深受爱戴的人民教师,也有倍受尊敬的医务工作者;有造诣颇深的技术专家,也有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职业不同,身世各异,但有一个闪光的共同点——都是新时期的先进人物。由于他们出色的工作和奉献,他们本人以及所事职的单位,获得了县、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种奖励和荣誉。将这些先进人物的事迹荟萃出版,旨在使他们美好的心灵和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传播得更广泛更长远。

报告文学表现时代前进的步伐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时代赋予开拓者以才干,历史铭记创业者的功绩。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各篇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员和热爱党的知识分子。正因为他们忠诚和致力于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才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优异成绩。

谨将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1991年2月

目 录

序诗	陈显荣
青龙山的回声	于维国(1)
白浪河的子孙	郭建华(14)
在历史的瞳孔里耕耘未来的人	德武 家邦 启刚(26)
神圣事业的风帆	刘殿玉(43)
八一军徽永远闪光	肖云龙(56)
挚爱凝进旋转的车轮	马进 秦德洋(69)
雄鹰腾飞	韩宝升(80)
帅才	王云峰(95)
冲出低谷	王延维 阿彤(110)
愿富足走进百姓家	赫得英 吴来吉(124)
有这样一位矿长	于维国(133)
开拓者的足迹	章永信(146)
历史不会忘记	王培义 黄永东(162)
热能专家谭恩枫	刘殿玉(175)
致富路上的举旗人	冯乐友(188)
老骥雄风	于维国(199)
隋姑山下,升起一颗新星	马 进(212)
小操场上大人生	德武 启刚(223)

信誉与大楼一同崛起·····	孙岩芝	(231)
八面河水情悠悠·····	王培义	黄永东(239)
北洼好汉志凌云·····	王培义	黄永东(251)
数字铺开的小康之路·····	董春之	阿 彤(262)
新乡巨变·····	王安贵	张同新(273)
“八支队”的故乡·····	王培义	黄永东(286)
模范村春秋·····	得 英	(299)

序 诗

陈显荣

因为你的才华
为时代的宏图增辉
时代因你的奉献而壮丽

因为你的心血
为人民的利益倾注
人民以深情挚爱感激你

因为你的力量
推动历史车轮沉重的旋转
历史不会忘记你

青龙山的回声

于维国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刘禹锡

一

昌邑县南部的饮马镇境内有一座秀丽葱郁的山岭，这山不高不陡，不险不峻，傍依潍河，东狭西阔，扁平蜿蜒，草木繁茂。光天化日里，远观此山，形同一条静卧的青龙；游人登临，情似太虚幻境中漫步；农人犁杖耕种山间，状如骑士于龙背上驾驭。天工造化，景致美极。

这山就叫青龙山，山上还有个经年不断的清泉，叫龙眼泉。传说早年间潍河屡屡泛滥，为防河患，保住人间太平，北海龙王派一青龙镇守潍河。不料小青龙生性懒惰，不但没有尽职，反而兴风作浪，危害两岸百姓。龙王一怒之下，罚青龙变作一座小山，头枕潍河西沿，横卧终年，永做静物不准归返水族。小青龙的身体凝固为山，只有它痛悔的眼泪没有干枯，眼泪流淌之处就叫龙眼泉。龙眼泉的水越淌越多，而且甘甜无比。这大概是小青龙为追悔自己的过错而对人间的补偿。

据说，龙眼泉的水全都积聚在青龙山底下，青龙山蕴藏着

一座储量丰厚的巨型地下水库。有人说，这水足够供应几个国营大企业的用水量。

不知是不是受了青龙山水的诱惑，还是看中了青龙山的自然之美，1978年，国家冶金部选择了这里，在开阔平坦的青龙山顶要建一座大型的铁石选矿厂。青龙山下的村庄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个大企业早一点建成，好让世代为农的人们沾沾工业的光。

选矿厂很快就破土动工了，厂房、车间、宿舍、烟筒很快就盖起来了，眼看着就要建成，突然间一个意外又改变了计划，还没上马的厂子顷刻下马，半途而废的建筑物交给了地方。热闹了一阵子的选矿厂刹时成了泡影，想沾工业光的人们失望了。

地方上廉价地接受了这样一方未成形的设施，如同得到一份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惜之余，便想利用受益。于是几经筹措，在农村政策刚刚改革的1980年，镇委组织力量，对遗弃的选矿厂进行一番改造，建起了专织服装辅料的宽紧带厂。饮马镇人虽然无力使国营大企业在自己的地盘上扎根，甚至因此而有些沮丧，但现在看到用自己的力量在青龙山上建起了自己的厂子，不免生了几分喜悦。青龙山破天荒感受到工业气息，机杼声声，打破了昔日的沉寂。

岂料，好景不长。宽紧带厂初建时还热气腾腾，经济效益立竿见影。后来，由于人员变动，经营管理不善，加之内部外部的诸般因素，日子捉襟见肘、每况愈下。维持到1984年，这个只有五年厂史的年轻企业便债台高筑，背上了八十多万元的沉重包袱！徒劳的机器再也无力运转了，职工纷纷离去，厂子从此一蹶不振，几近倒闭。

青龙山又一次发出失意的叹息。

二

宽紧带厂的早衰加深了镇委领导们额头上的皱纹。

镇委书记高占军为此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他以抓饮马镇的工业闻名，饮马镇又以纺织之乡闻名，他不曾料到，正当饮马镇的村村庄庄争先恐后地建厂上纺织项目的时候，宽紧带厂这个堂堂正正的镇办企业却倒下了。最使他焦躁不安的是，宽紧带厂倒下之后，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却没有勇士挺身而出，敢于将厂子拉起来！饮马不是有能人吗？饮马不是有的是纺织高手吗？

有，饮马的确有能人，尤其不乏纺织能手。但是谁都不敢逞能，不敢斗胆问津；谁都知道这个厉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宽紧带厂现在不仅自己没“米”，而且还有数不清的“米债”——将近百万元的债务使多少好汉望而却步。

但是，总不能让厂子变为废墟，让机器锈成废铁，让好不容易创建起来的企业走向毁灭。镇委把全镇的企业行家们象过筛子似地选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决定：让卢秀祥挂帅出山！

卢秀祥何许人？

说起这个人，还要提到另一个人，那人叫卢兴基，两人同是饮马镇黄家官庄人。卢兴基是饮马台布厂的厂长，一辈子从事纺织，近年来被纺织业和新闻界誉为昌邑的“纺织大王”，可以想见这人是如何的不凡。卢秀祥也在台布厂，前任经营科长又任副厂长，既是纺织大王的辅佐，又与纺织大王搭档，一气就是七、八个年头。这个期间，台布厂由镇级企业升为县级、又升为市级，又是一级信用企业，产品不但遍销全国还闯进了国

际市场，其中就包含着副厂长卢秀祥经营的苦心和功绩。

卢秀祥当属饮马镇纺织业的能人之一。

由此看，镇委选派卢秀祥抢救宽紧带厂的决定是高明的。

但是，当镇委领导把这一决定庄重地交给卢秀祥时，他的思绪有些复杂了。

须知，他在台布厂已工作了多年，感情使他不愿离开亲自奋斗过并且日益发展壮大的企业，他真想把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台布厂。

须知，此时他已既不是满身朝气的小青年，也不是踌躇满志的中年人，他已迈进“知天命之年”。当今社会，到了知天命之年，似乎该忙着设计自己的后半生的享乐了，起码也该琢磨点养身之道什么的。可他，却受组织委托，需要抖擞精神，使那个宽紧带厂起死回生。

“老卢，组织上相信你，宽紧带厂的命运从此交给你了。现在不要求你去那里为镇上挣大钱，只要求采取措施，使厂子起死回生，恢复生产就行。”五十岁的卢秀祥听着镇委书记坚定信赖的语气，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一切顾虑都淡化了。

卢秀祥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台布厂，离开了卢兴基和共事了多年的老同事们。人们望着他远去的身影不免疑虑：他有起死回生的妙术吗？

三

1986年3月，春意盎然，卢秀祥叩响了青龙山山门。

镇委派人协助他对宽紧带厂进行清点交接。

清点什么？厂院里横陈着败草枯叶，地表上露出了荒草的

萌芽；车间里落满了厚厚的灰尘，纵横的蜘蛛网随处可见；烟囱里不冒烟，进出着扑扑楞楞的麻雀，墙根上布满了青苔；一百七十台织带机如同凝固的青龙山一样，黯然神伤地静卧着，机体上千巴巴地积聚着灰尘、棉纱和油泥的混合物……

交接什么？交接了令人恐惧的几笔帐。

头一笔：欠银行贷款 386000 元。把经过清点的固定资产折合进去，还负着 12 万元多；

第二笔：原企业几易承包人，留下了一个累进赤字：亏损 17 万元；

第三笔：欠以往工人的工资 2 万多元。尽管工人已各奔东西，但工资还得要。冤有头，债有主，这个债主就成了卢秀祥。

第四笔：欠原业务往来单位的债。这笔债头绪多、范围大，省内省外几十家。

这几笔帐一扒拉完，卢秀祥心里沉甸甸的不是滋味。既然这个摊子交给了他，就得接。

清点交接，接了这么些骇人的债，接了这么些带着病态的设备，人呢，却只接了两个：坚持留守的会计张其凤和保管员李修良。

协助交接工作的人都觉得卢秀祥背的这个包袱太沉，沉得象座山！都觉得他背不动。

卢秀祥掂了掂份量，也觉得吃力，可这是组织上给的任务，是给他的光荣使命，是山也得背，谁叫组织上单单信着他这个共产党员来！

有人说，卢秀祥太实了，这些债务根本与他无关，他完全可以不接受；抹了桌子另上菜，新起炉灶，干好干坏落个清白，才是无可非议的。厂子还没干起来，是红是白还说不准，就先

给自己揽了一身的债，图什么呀？

也有人好心地劝卢秀祥，趁早改变计划，别说后面企业不挣钱，就是挣了钱，这些窟窿也够你堵几年的，到时候坐蜡的还是你！

卢秀祥无动于衷，他什么也不图。他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给镇上卸包袱。他对好心劝告他的人说：“咱这个企业是镇办的，是共产党的家业，不是哪个个体户的，更不是江湖小摊，家业败落了，就得有人来收拾残局。我不害怕宽紧带厂这个烂摊子，怕就怕我的能力达不到。”

卢秀祥说不怕，其实还真有令人害怕的事。在他上任不久后，外界的人得知宽紧带厂要恢复生产了，而且来了一个说话算数的厂长，便都纷纷跑来了。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全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饮马镇的宽紧带厂来了：要债。本县的、潍坊的、邹平的、南京的、上海的、连云港的……都是原先跟宽紧带厂有来往的业务单位，都是宽紧带厂欠了人家钱的单位。他们好容易探听到有人主动当了他们的债主，便都冲着卢秀祥来了。

卢秀祥哭笑不得：厂子还未正式投产，更未挣到一分钱，索债者便蜂涌而至，并且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这可算宽紧带厂一种空前未有的门庭若市了。

卢秀祥不但不回避索债者们，并且热情接待，直言相告：“对于曾经支持过我们的单位，我们不会忘记，更不会赖帐；我们力争早日投产，快见效益，早日偿还所有的债务，请朋友们体谅我们目前的困难，也请朋友们相信我老卢，老卢是不会食言的。”客人们虽然一时要不到帐，但看到这位五十岁的厂长充满自信的事业心和他那真诚的态度，心里都踏实了。

卢秀祥每接待一位索债者，如同加了一份压力。客人一走，他便加快了工作的步伐。

四

卢秀祥是个急性子人，尽管年过半百，急性子脾气却有增无减。他的身影、他的脚步、他的声音都是急的。每天从早到晚，他都在急如火燎地为厂子争取早日投产奔波。

但是，投产谈何容易！

厂房需修缮、设备需修复、原料来源需解决，产品销路需落实。还有人员、技术、运输、资金等一大堆疙瘩等着他去解；许多原先的业务关系和协作部门都象断了线的风筝，需要重新建立和联系。而有的客户听说宽紧带厂要东山再起，干脆躲开不犯来往，有的吃过亏的客户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他们不相信宽紧带厂有什么前程，也不相信卢秀祥有回天之力。还有些颇具经济头脑的同行分析：卢秀祥捡这样一个烂摊子恢复生产，至少得付出两倍的气力，也就是说等于建两个宽紧带厂的代价。前车之鉴，卢秀祥到头来只能徒劳一场，青龙山连个回声都不会给他。

卢秀祥什么也不听，甚至有点我行我素，整天价上山下地跑来跑去。他很自信：上有镇委，下有职工，中间有他卢秀祥十二分干劲，青龙山不受感动才怪呢！

可是，他的职工队伍在哪呢？老大一个厂子，空空旷旷，除了张其凤跟几个留守人员，几乎等于零。

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卢秀祥立即招兵买马。他和张其凤等把原来的职工名单扒拉了一遍，逐一进行了分析，然后制定了

严格的用人标准：有技术、懂业务、品质好、责任心强、愿跟企业保持一致；企业不养闲人，一个萝卜顶一个窝，混饭吃的一律不要，不管他有什么背景；对于工作能力强，能为企业提高效益的人，可以优厚待遇聘用。

卢秀祥深有体会：乡镇企业的职工队伍不同于国营企业，几乎是全一色的庄户兵，乡里乡亲，盘根错节，人事关系很难处理。不少无所事事的闲人懒汉总想通过亲友关系，找个厂子混碗饭吃，不少企业就是吃了用人不严的亏。可见，卢秀祥为了提高队伍素质，其实也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素质而制定的这个用人标准，确是鼓起了一股冲破世俗的勇气。

这个标准一经张扬到社会上，使一部分心虚的人望而却步，打消了奢望，更多的人觉得老卢是要干真的了。

于是，老宽紧带厂的人纷纷要求回归，原来打定主意不回宽紧带厂的技术力量也感召而来，从其他厂子里退出来的一些也来了，外乡镇一些纺织经验丰富的人员跑老远投奔卢秀祥来了。

沙里淘金，卢秀祥从几百名要求进厂的人员中精挑细选，招收了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一百名职工，组成了新宽紧带厂的第一批队伍。尔后，他又亲赴青岛，以诚相邀，请来了一位有织带专长的热心师傅传授技术。

有了人，还需要合理组织与布局。这方面，卢秀祥已拟好了设置统配方案。他意识到，要想把企业搞好，必须采取现代化管理方式，必须一扫以往乡镇企业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局面，而现代化管理方式的前提则是严密的管理体制和良好的生产秩序。卢秀祥分析总结了原厂的失误和教训，吸收了他在台布厂时的一些成功经验，又学习参考了许多先进企业的治厂措施，分

门别类，循序渐进，把一线生产分为五个车间，形成了既能各自独立生产又能配套作业的生产线；根据本厂的生产特点，把厂部管理划为十二个科室，各科室既是独立的又是协调的，互相配合互相牵制，并制定了详尽的岗位责任制。设置完善、职能明确的管理体系建成了。

有了队伍，有了管理，紧跟着就要花钱，可是钱从哪里来？帐面上站着的全是赤字。银行不好意思跟老卢提欠款的事，老卢也不好意思再去贷了；关系单位的旧帐不算利息，就很够面子了，再借可就羞于张口了。可是，厂子在等钱花，一百多人在等钱花，没钱，机器就转不起来。卢秀祥一跺脚，回到他的村子黄家官庄。黄家官庄也办着织带厂，而且搞得很不错，书记厂长一听卢秀祥回娘家借钱来了，知道他眼前的拮据，二话没说，借了两万，支持了卢秀祥就等于支持了镇上。

卢秀祥拿着两万元，急急回到厂里。这两万元份量不轻，他要用这两万元使他的治厂大略付诸实施。

五

1986年5月，焕然一新的宽紧带厂再度开工投产。

开工是在不断完善中进行的。原有的一百多台设备，有的已经老化，适应不了新的生产能力；有的残缺不全，零部件不知去向；有的则浑身是病，卖废铁怪可惜，使起来又不顺手；还有相当一部分，被闲置了一两年后，若要重新运转，需要下功夫检修养护。于是，大修、小修、换件、配件、拆拆装装，边装边用。就这样，几个车间的机器七零八落地运转着，声音此起彼伏。对于那些实在难以修复的设备，卢秀祥的主导思想是：

该换的换、该淘汰的淘汰，这方面不能疼钱，不能让低能的设备影响了我们企业的迅速进展。老化的机器淘汰了，跟着又添置了几十台新的，并且又添置了织布机，新上织布项目。仅从这一点上看，卢秀祥可谓步子快、起点高。

投产不再按着老路走，而是在先把老产品干起来的同时，走出去考察新的产品项目。卢秀祥带着老产品松紧带，一趟接一趟地跑到青岛外贸公司，以过硬的产品质量争取到了新产品工艺绣花带项目。争取到这个项目，卢秀祥紧抓不放，跟技术人员一起攻关，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试产成功，并通过了外贸部门的鉴定。对企业来说，多一个项目等于多了一个饭碗，这碗饭可是来之不易啊，但要保住这碗饭更不容易。全厂从上到下狠抓产品质量，产品给企业露了脸，宽紧带厂被省外贸部门纳入了定点生产厂。

宽紧带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一步迈得好艰难啊，简直把卢秀祥的两条腿都跑细了。职工的情绪稳住了，卢秀祥赢得了职工的信任，许多人解除了进厂时的观望心理，抱定了跟着卢秀祥在宽紧带厂干到底的决心。

如果说，1986年是宽紧带厂恢复生产的初级阶段，那么到了1987年，则是这个厂子开始走向兴旺发达的一年。

这一年，是卢秀祥提出的在全面恢复整顿后创利润的第一年。尽管企业中还有许多问题还没得到完善的解决，尽管由于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生产能力，但是卢秀祥还是果断地提出了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一经提出，全厂干部职工齐心协力，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量，紧紧把住优质、高产两大关，奋力苦战。一年下来，这个百十人的小厂子竟出人意料地创下了9万多元的利润！

全厂职工心花怒放。9万多的利润，他们连想都没敢想，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年初就作了预计：一年下来，能保住工资就不错了。他们拿的是老厂时的眼光看现在，那时候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年底挣不出工资来的事是常有的，几年过去了，不是还有很多人的工资没兑现吗？

对于这个9万元的利润，不仅宽紧带厂的人没能料到，就连社会上的人也不相信，有的人在听到消息后瞪大了眼睛问：“这是真的？老卢真有那能耐？”

老卢真有能耐，而且越干越能干，一发而不可收。转过年来来的1988年，又拿下了125000元的利润！再转过年，1989年，又拿下了127000元！连战连胜，锐气不减，三年迈出了三大步，一步超一步。这一回，发议论的人都换了一个口径：“老卢神了！”

神不神，卢秀祥自己知道。这三年，他全身的神神经绷得紧紧的，围绕着那一百多台织带机和织布机用尽心思，千方百计在效益和利润上寻找突破口。他知道，镇委在期望着他，社会上的人在看着他，厂子要想在青龙山上站住脚，必须拿出让人信服的利润。当1987年创出了9万多的利润后，卢秀祥也跟着职工们高兴了一阵子，但他接着就想到了下一年，再下年……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他和管理人员制定了一套加强企业管理的有力措施并付诸实施。这些措施中的技术考核、奖惩条例以及五项指标（产量、质量、原料、辅料、安全卫生）两级管理（车间、厂部）推行后最见成效。这些得力措施把企业迅速推向经营管理的新水平，特别是实行厂部和车间分级管理后，责任落实到底，调动了每个职工为企业负责的能动性。

这种能动性还可以从厂部管理人员上看出。全厂十个管理人员都是兼职，从厂长卢秀祥到副厂长张其凤、张佩山、李元